

经史子集

四庫禁書精華

余魚林



四库禁书精华

夏于全 齐豫生 主编

第十二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四库禁书精华

第十二卷书目

金云翘传	(1)
禅真逸史	(89)
绿牡丹	(393)

第十二卷目录

金云翘传

第一回 无情有情陌路吊淡仙 有缘无缘孽空遇金重	(3)
第二回 王翠翘作痴想梦题断肠诗 金千里盼东墙遂定同心约	(5)
第三回 两意坚蓝桥有路 通宵乐白璧无瑕	(9)
第四回 孝念深而身可舍不忍宗沦 姻缘断而情难忘犹思妹续	(13)
第五回 甘心受百忙里猛弃生死 舍不得一家人哭断肝肠	(18)
第六回 孝女舍身行孝犹费周旋 金夫消屈得金全不费力	(21)
第七回 含羞告父母用情之终 忍耻赋狂且失身之始	(24)
第八回 王孝女甘心白刃 马秀妈计赚红颜	(28)
第九回 惜多才认作贼子 坑薄命偕侠图财	(32)
第十回 破落户反面无情 老娼根烟花教训	(35)
第十一回 哭皇天平康寄恨 醉风流金屋谋娇	(39)
第十二回 卫华阳智伏马娼 束生员喜联王美	(42)
第十三回 别心苦何忍分离 醋意深全不说破	(48)
第十四回 宣鹰犬移花接木 王美人百折千磨	(51)
第十五回 活地狱忍气吞声 假慈悲写经了愿	(56)
第十六回 观音阁冒险相视 文殊庵陶情题咏	(59)
第十七回 孟兰会突遇魔头遭堕落 烟花寨重施风月遇英雄	(63)
第十八回 王夫人剑诛无义汉 徐明山金赠有恩人	(68)
第十九回 假招安明山殒命 真断肠翠翘消劫	(75)
第二十回 金千里苦哀哀招生魂 王翠翘喜孜孜完宿愿	(81)

禅真逸史

第一回 高丞相直谏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	(91)
第二回 钟爱儿圆慧出家 梁武帝金銮听讲	(97)

第三回 林长老除孽安民	第二十一回 窃天书后园遭将
丘县尹荐贤礼释	破妖术古刹诛邪
第四回 妙相寺王妃祝寿	(104) (239)
安平村苗二设谋	第二十二回 张氏园中三义侠
(109)	隔尘溪畔二仙舟
第五回 大侠夜阑降盗贼	(249)
淫僧梦里害相思	第二十三回 清虚境天主延宾
(115)	孟门山杜郎结义
第六回 说风情赵尼画策	(257)
赴佛会赛玉中机	第二十四回 伏威计连胜金姐
(122)	贤士教唆桑皮筋
第七回 绣闺禅室两心通	(263)
淫妇奸僧双愿遂	第二十五回 遭屈陷叔侄下狱
(130)	反图圈俊杰报仇
第八回 信婆唆沈全逃难	(270)
全友谊澹然直言	第二十六回 山径追踪锄恶
(138)	黄河访故阻官兵
第九回 害忠良守净献谗	(277)
逃灾难澹然遇旧	第二十七回 计诈降薛举破敌
(147)	图霸业伏威求贤
第十回 贪利工人生歹意	(284)
知恩店主犯官刑	第二十八回 汤府丞中计败兵
(153)	杜元帅纳言正位
第十五回 弥勒寺苗龙叙情	(291)
武平郡杜帅访信	第二十九回 轩辕庙苏朴遭擒
(160)	延州府伏威遇弟
第十二回 都督巧计解僧头	(296)
守净狼心验枕骨	第三十回 沈兰劫寨陷全军
(166)	牛进迎街惩大恶
第十三回 桂姐遗腹诞佳儿	(303)
长老借宿擒怪物	第三十一回 报仇沥血祭先灵
(175)	释怨营坟安父骨
第十四回 得天书符救李秀	(309)
正夫纲义激沈全	第三十二回 张善相梦中配偶
(184)	段春香月下佳期
第十五回 佞子妙相寺遭殃	(318)
奸党风尾林中箭	第三十三回 计入香闺贻异宝
(191)	快逢朔郡庆良缘
第十六回 夺先锋诸将斗勇	(327)
定埋伏陈玉鏖兵	第三十四回 善相破法斩冯谦
(198)	士开解围推段帅
第十七回 古崎关啜守存孤	(336)
张老庄伏邪扳正	第三十五回 元帅兵陷苦株湾
(205)	众侠同心归齐国
第十八回 梁武帝复谏纳降	(342)
虞天敏感妻死节	第三十六回 双玉人重逢合奩
(214)	三义侠衣锦还乡
第十九回 司农忠愤大兴兵	(349)
梁武幽囚甘饿死	第三十七回 罗默迦肆凶受戮
(223)	尹氏女尽节还魂
第二十回 都督冥府指翁孙	(358)
阿丑书堂弄师父	第三十八回 土地争位动阴兵
(230)	孽虎改邪扳释教
	(3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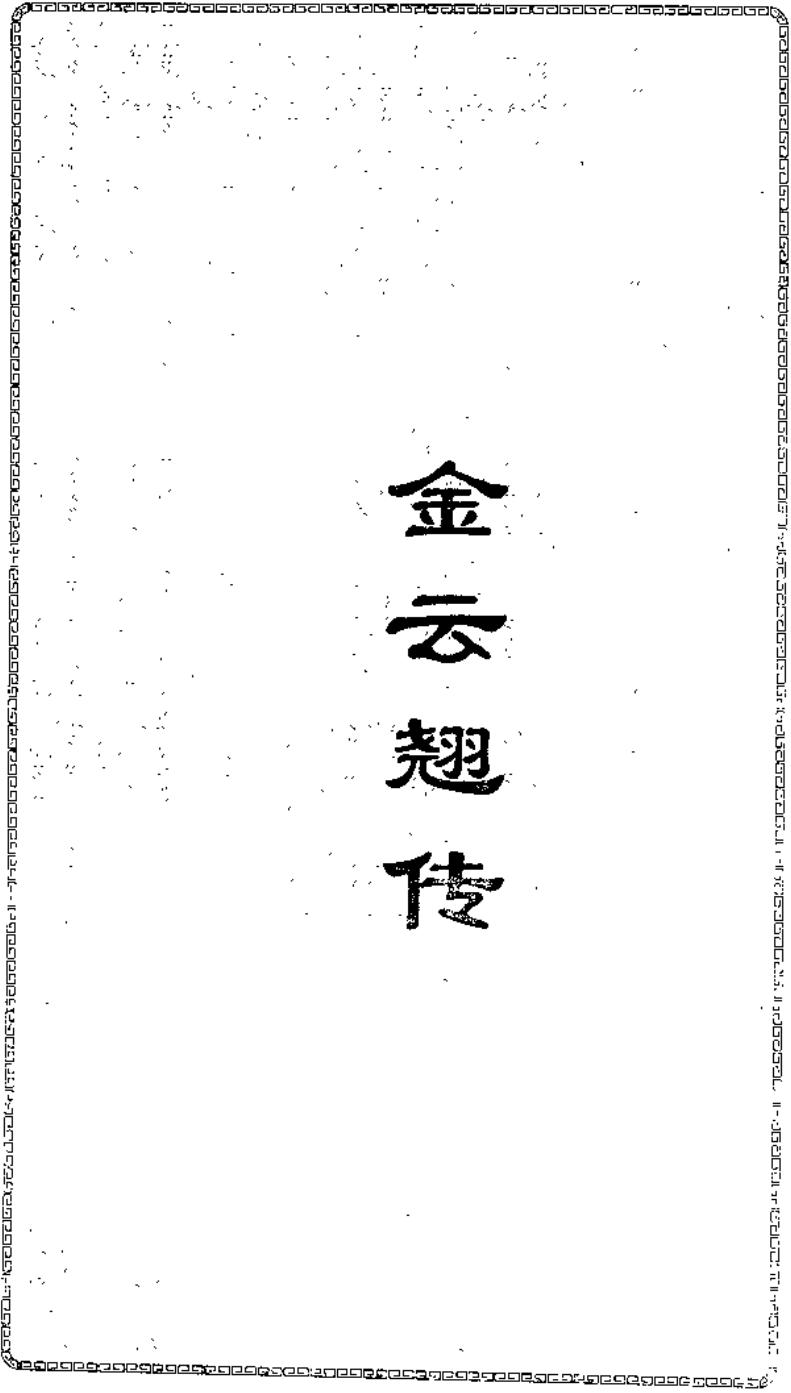
- 第三十九回 顺天时三侠称王
宴李溥诸贤逞法 (373)
- 第四十回 禅师坐化证菩提
三主云游成大道 (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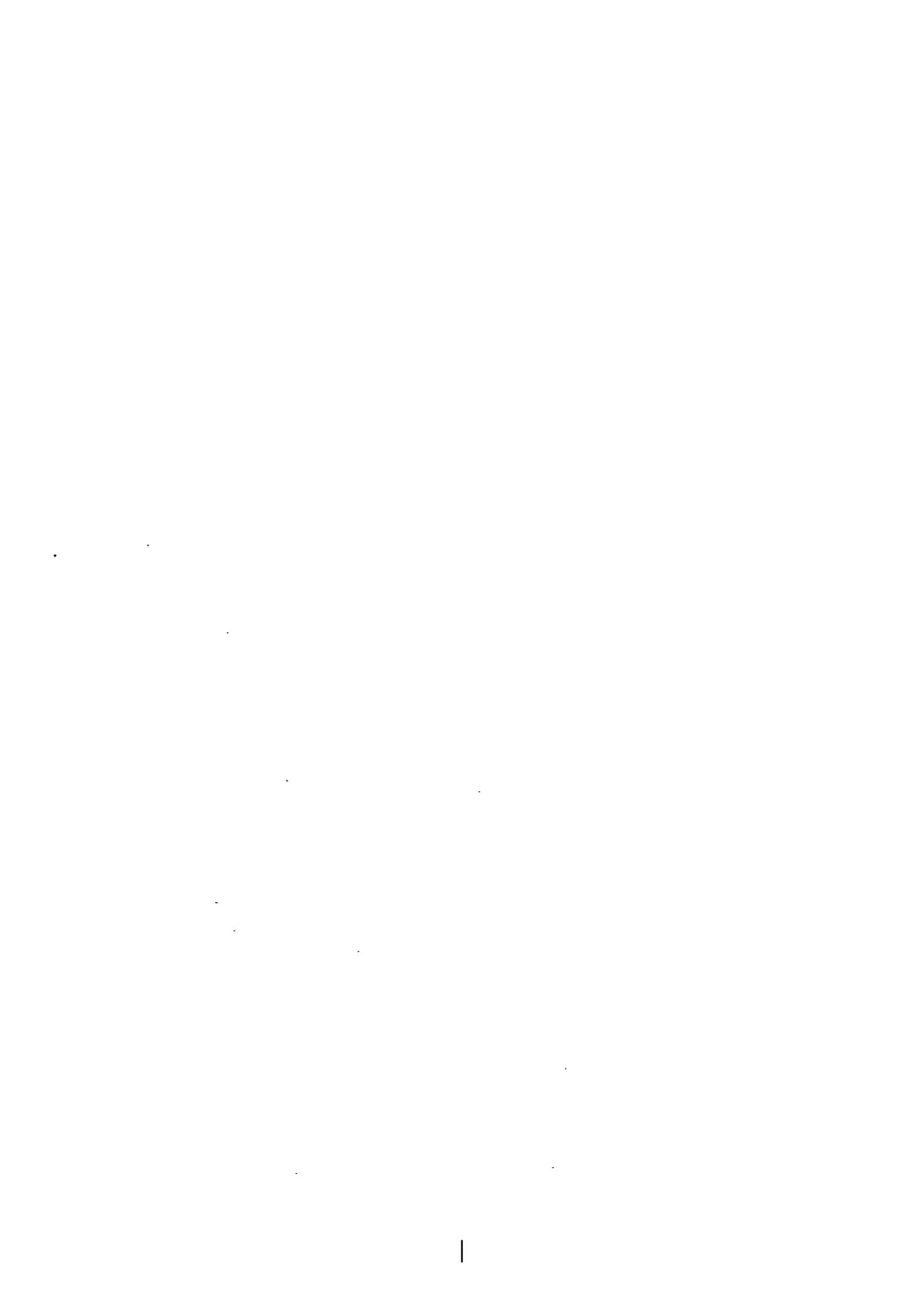
绿 牡 丹

- 第一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395)
- 第二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398)
- 第三回
骆宏勋命余谦硬夺把戏 (401)
- 第五回
花振芳求任爷巧作冰人 (404)
- 第五回
亲母女王宅显勇 (406)
- 第六回
世弟兄西门解围 (409)
- 第七回
奸兄为嫡妹牵马 (412)
- 第八回
义仆代主友捉奸 (414)
- 第九回
贺氏女戏叔书斋 (416)
- 第十回
骆太太缚子跪门 (419)
- 第十五回
劫不义财帛巴氏放火 (426)
- 第十四回
伤无限天理王姓陷入 (429)
- 第十五回
宏勋私地救孀妇 (465)
- 第十六回
梅失信南牢独劫友 (431)
- 第十七回
错杀奸西门双挂头 (434)
- 第十八回
余谦因逞胜履险登高 (437)
- 第十九回
十字街前父跑马 (440)
- 第二十回
四望亭上女捉猴 (443)
- 第二十一回
释女病登门投书再求婿 (445)
- 第二十二回
受岳逼翻墙行刺始得妻 (448)
- 第二十三回
中计英雄龙潭逢杰士 (451)
- 第二十四回
酒醉佳人书房窥才郎 (454)
- 第二十五回
书房比武逐义士 (456)
- 第二十六回
空山步月遇圣僧 (458)
- 第二十七回
自安寻友三官庙 (461)
- 第二十八回
振芳觅婿龙潭庄 (463)
- 第二十九回
宏勋私地救孀妇 (465)

第三十回	花振芳两铺卖药酒	(507)
天鹏法堂闹问官		
..... (467)		
第三十一回	第四十八回	
为义气哄空回龙潭镇	鲍自安三次捉奸淫	(509)
..... (470)		
第三十二回	第四十九回	
因激言离家二闹嘉兴城	鲍自安携眷迁北	(511)
..... (472)		
第三十三回	第五十回	
长江行舟认义女	骆宏勋起解遇仇	(514)
..... (474)		
第三十四回	第五十一回	
龙潭后生哭假娘	施茶庵消计放火援兄友	(516)
..... (476)		
第三十五回	第五十二回	
鲍家翁婿授秘计	四杰村余谦舍命救主人	(518)
..... (479)		
第三十六回	第五十三回	
骆府主仆打擂台	巴家寨胡理怒解隙	(520)
..... (481)		
第三十七回	第五十四回	
怜友伤披星龙潭取妙药	花老庄鲍福笑审奸	(522)
..... (483)		
第三十八回	第五十五回	
受女激戴月维扬复擂台	宏勋花老寨日联双妻妾	(524)
..... (485)		
第三十九回	第五十六回	
父女擂台双取胜	自安张公会夜宿三姑儿	(526)
..... (488)		
第四十回	第五十七回	
师徒下山抱不平	张公会假允亲事	(528)
..... (490)		
第四十一回	第五十八回	
离家避奸劝契友	狄王府真诉苦情	(530)
..... (493)		
第四十二回	第五十九回	
惹祸逃灾遇世兄	忠臣为主礼隐士	(532)
..... (495)		
第四十三回	第六十回	
胡金鞭开岭送世弟	奸臣代子娶煞星	(535)
..... (497)		
第四十四回	第六十一回	
贺世赖歇店捉盟兄	闹长安鲍福分兵敌追将	(537)
..... (500)		
第四十五回	第六十二回	
军门府余谦告状	夺潼关胡理受箭建大功	(539)
..... (502)		
第四十六回	第六十三回	
龙潭庄董超提人	狄钦王率众迎幼主	(540)
..... (505)		
第四十七回	第六十四回	
	圣天子登位封功臣	(543)

金
云
翹
传





第一回

无情有情陌路吊淡仙 有缘无缘劈空遇金重

词曰：

薄命似桃花，悲来泥与沙，纵美不堪惜，虽香何足夸。东零西落，知是阿谁家。想到伤情，伤情眉懒画。只落数翻惆怅，几度咨嗟。呀呀，不索怨他。从来国色招人妒，一听天公断送咱。

右调《月儿高》

这一曲《月儿高》，单道佳人命薄，红粉时乖，生了绝代的才色，不能遇金屋之荣，反遭那摧残之苦。试看从古及今，不世出的佳人，能有几个得无破败！昭君色夺三千，不免塞外之尘；贵妃宠隆一国，难逃马嵬之死。飞燕、合德，何曾令终；西子、貂蝉，徒贻话柄。这真是造化忌盈，丰此啬彼。所以李易安末年抱怨，朱淑贞晚节伤心，蔡文姬悲笳哀咽，尤为可怜。大抵有了一分颜色，便受一分折磨，赋了一段才情，便增一分孽障。往事休提，即如扬州的小青，才情色性无不第一。嫁了恁般的呆丈夫，也折得勾了。又遇着那般的恶妒妇，生生活活直逼立苦杀了，岂不可伤，岂不可痛！正惟可伤可痛，故感动了这些文人墨士，替他刻文集、编传奇，留贻不朽，成了个一代佳人。谁人不颂美生怜，那个不闻名叹息！若令小青不遇恁般狼毒的女平章，稍得优游于小星之列，将愁云怨雨化为雪月风花，亦何能留传不朽哉！大都玉不磨不知其坚，檀不焚不知其香，非惟小青为然也。几天下美女，负才

色而生不遇时，皆小青之类也，则皆可与小青并传不朽。我如今再说一女子，深情美色，冷韵幽香，不减小青。而潦倒风尘，坎坷湖海，似犹过之，真足与小青媲美千秋也。

话说北京有一王员外，双名两松，表字子贞。为人淳笃，家计不丰。室人京氏，颇亦贤能。生子王观，学习儒业。长女翠翘，次女翠云，年俱妙龄。翠翘生得绰约风流，翠云则天娇艳倩。翠翘性喜豪华，翠云则性甘宁淡。俱通诗赋。翠翘尤喜音律，最善胡琴。翠云常谏道：“音乐非闺中事，外人闻之不雅。”翠翘道：“吾非不知，但性喜子彼，不能止也。”尝为“薄命怨”，谱入胡琴，音韵凄清，闻者泪下。曲终有云：

怀故国兮，叹那参商；悲沦亡兮，玉容何祥。姐妹固宠兮，一朝俱死；束昏不令兮，奉先灭亡。侯门似海兮，萧郎陌路；失身非类兮，茂林争光。为郎憔悴兮，及尔同死；离魂情重兮，浅唱低觞。死负父尸兮，生代父死；宠爱纨扇兮，尔生不昌。有始无终兮，悲乎失侶；门前冷落兮，老大谁将。今古红颜兮，莫不薄命；红颜薄命兮，莫不断肠。我本怨人兮，乃为怨曲；谁闻怨曲兮，谁不悲伤！

按下翠翘胡琴之妙，且说里中有一富家秀士，姓金名重，表字千里。胸藏万卷，学富五车。抱子建七步之才，赋潘安三都之貌。年方弱冠，梦想好逑。闻得翠翘精擅胡琴，且通诗赋，每每思慕道：“何物老嫗生出如许尤物！即使异代他乡，尚欲求之寤寐，何况当吾乡吾里，若不求他一晤，岂不当面错过！”因多方以伺其出人。

一日清明，王氏合家扫墓，就借此踏青。翠翘同弟王观、妹翠云各处闲行。忽

行到一个流水溪边，看见一座累累孤冢，因对王观道：“兄弟，你看此坟，山黛列眉，树烟绾髻，甚是幽雅，怎无一人来替他祭扫？”王观道：“姐姐原来不知，此乃本京第一名妓刘淡仙之墓。他在时才名卓越，倾动一时。后死之日，其鸨母不仁，就要将他委之沟壑。幸遇一远客，慕名来访，见他已死，因哭道：‘淡仙淡仙，我和你好无缘也。生前既不能亲偎色笑，死后收尔骸骨，也不枉了一段因缘。’遂买了一具棺木，备了一副衣衾，将淡仙收葬于此地。这乃无主孤坟，有甚人来替他拜扫。”翠翘听了叹息道：“可怜可怜。生做万人妻，死是无夫鬼，红颜薄命，一至于此。恰好我与你遇见，且上前看那碑记是怎么写的。”三人转过一湾流水，半扇小桥，见四壁藤萝，一堆古墓。那碑上青苔都已长满。翠翘上前拂草细看，依稀仿佛，认出是校书刘淡仙墓。因长叹道：“淡仙淡仙，你生前何等繁华，死后怎恁般寂寞。我王翠翘与你才色相亲，本该奠你一杯才好，却又不曾带得酒来。也要，我题诗一首，少致悲情，九原有知，也不辜我王翠翘一种热肠也。”因折竹枝，插于墓顶，祝道：“香魂不断，应解伊人。刘淡仙，刘淡仙，我翠翘今日吊你，你须听者。”乃撮土为香，倒身四拜。拜罢题诗一首道：

色香何处也，凭吊痛心哉。
明月冷鸳被，暗尘封镜台。
玉虽黄土瘗，名未白云埋。
尚有如渑酒，无人奠一杯。

翠翫题罢，凄然泪下，情殊不胜。翠云、王观道：“姐姐好没来由，我与你行春到此，遣兴陶情，为甚朝着古墓下泪？又非亲知故旧，也忒杀情深了。”翠翫道：“妹子、兄弟不是这般说，红颜无主，从古

皆然。这刘淡仙生来难道就是妓女！也是事到其间，落了火炕。前船后船，安知你我不是他再来人。况人生在世，这生老病死是躲不过的。而最可怜者，无如美人。你看古来那些女子，如西施，如贵妃，能有几个得善始善终的。思及于此，不觉睹物伤情，心灰肠断耳。”王观道：“姐姐好笑，一发讲远了。此乃荒墓，阴气凝重，不宜久坐，去了吧。”翠翫道：“既要去，待我辞了淡仙再行。”复向墓前嘱道：“淡仙淡仙，我要去了。你若有知，显个灵儿我看，也不负了我王翠翫这段情痴。”言未毕，只见墓后卷起一道西风。悲凄惨淡，呜咽哀号，山摇水沸，树振草啸。忽喇喇金戈铁马，昏惨惨天暗云迷，急不能睁睛定眼。王观与翠云甚是惊慌。那风卷到翠翫身边，周身三匝，倏然而散。翠翫道：“淡仙是好阴灵也，果然不负我王翠翫的知己。”王观、翠云一齐道：“我说这里阴气重，早些去，只管恋着这坟咕咕哝哝，这阵风好不怕人。还不去，还要在这里做什么！”翠翫笑道：“那不是风，是刘淡仙显灵与我看，我还要题诗谢他方去哩。”王观道：“他死也不知死了多少年，若恁般灵应，他倒成菩萨了。”翠翫道：“死者躯壳，不死者精神，精神千古犹存。你读书人岂不知‘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的说话？你不信，我替你跟那风看來踪去迹，定有影响。”王观道：“我是不信，大家也寻一寻看。”只见苍苔上一路半明不灭的履印，自西而东，隐隐约约，到墓而灭。王观、翠云看了，方才骇然，急催翠翫起身。翠翫道：“莫忙，如此灵感英魂，我还要做首诗辞他方去哩。”遂取头上钗儿，将吊诗并慰诗都刺于树皮上道：

西风何忽起，阵阵使人哀。

惨切如含怨，凄清似有怀。
乘鸾疑乍去，跨鹤讶重来。
不断香魂处，苍苍屐印苔。

翠翘刺毕，尚留连不舍。忽见一书生，飘巾彩服，骑马远远而来。王观认得是窗友金重，不知他有意跟寻到此，恐怕撞见，忙对翠翘道：“金家哥哥来了，快些回避。”翠翘听了，急抬眼，已看见那金生风流倜傥，雅致翩跹，乘马将在墓前，因与翠云敛迹幕后。那金生走到墓前下了马，见王观只作无心，反说道：“海望兄，为何也在这里？我慕刘淡仙高致，到此一游，不想遇着仁兄。适才二位女客，是甚亲眷？”王观道：“就是家姐。”金生道：“原来是令姐。通家兄弟，没有个不接见之礼，烦兄通报，小弟候见。”王观辞之不得，只得到幕后对翠翘、翠云说。金重随步跟来，翠翘避之不得，遂同妹相见金生，致恭而退。但见翠翘眉细而长，眼光而溜，容如秋月，色似桃花，逸致翩跹，鸿惊龙游，不足喻也。翠云精神静正，容貌端庄，明眸皓齿之外，别有一种丰采，未可以模拟得也。金生神为色夺，暗暗销魂道：“这相思索害也。”又暗暗立誓道：“我不得二女为妻，终身不娶矣。”因碍着王观，不好久留，只得辞别先行。王员外亦着人来接翘、云上轿回家。

到了家里，翠翘与翠云道：“这金生倒也有趣，怎么也晓得去吊刘淡仙？”翠云道：“只怕不是吊淡仙，还是来看二乔。”翠翘道：“也想当然，但我看那生风流倜傥，大雅不群，自是士人中俊彦。”翠云道：“姐姐既看得中意，何不贅了他，带挈小妹也风光风光。”翠翘道：“男子生而有室，女子生而有家，虽是少不得的，但姻缘前定，婚姻牒不是摩尼珠，怎能必得来。今日我替你同遇他，知道是我的姻缘还是你的姻

缘，则索听那月中人主张。若论此生举止端详，若非金马客，定是翰林才，你姐姐德量相薄，只恐承受他不起。我看妹妹福德胜我十倍，可称美对。且此生既见你我，定寻奇计相晤，你我当以正遇之。盖女人之身，重之则太山，轻之则鸿毛。白璧青蝇，关系终身，不可不慎也。”翠云道：“姐姐也忒沾枝带叶，我不曾说得一句，姐姐便缚头缚脚讲了一篇。”翠翘道：“我是正经话，妹妹怎么倒恁般说，你难道不要嫁丈夫？”翠云把脸一红，走去睡了。

正是：

难将我意同他意，未必他心似我心。
不知翠翘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翠翘作痴想梦题断肠诗 金千里盼东墙邀定同心约

词曰：

流落等飘烟，东西实可怜，背影偷弹血，逢人强取怜。情怀恁的，有甚风流传。旧谱难翻，难翻弦屡变。那更宫商错乱，寂寞转添。天天，待制新篇。青楼朱窗知音少，辜负潇湘一段缘。

右调《月儿高》

话说翠翘见妹子去睡了，因暗想道：“女儿家恁的性情，我这话也不叫冲撞你，就把金生配你，也不叫玷辱你。妹子妹子，你这样装乔怎么，我还怕福薄缘悭，承受他不起。”因辗转无聊，起看夜静如□，天空似洗，不禁情怀，漫题一绝道：

天空云净迥无尘，宛似冰壶坐玉人。
若有多情勤问讯，别来无恙只伤神。

翠翘题罢，情思不快，隐几而卧，朦朦胧胧。忽见一女子走近前来说：“翠翘姐姐，如此春光，怎不去问柳寻花，却在这里打盹？”翠翘忙整衣相迎，见那女子淡妆素服，杏脸桃腮，袅袅娜娜，娉娉婷婷，宛如仙姝，不减神女。各道万福坐下，翠翘道：“有劳光顾，未及远迎，多有得罪。请问娘行，珠宫何处，因甚降鸾。”那女子道：“流水桥边便是妾家，姐姐已曾到过，怎就忘了？妾今日在断肠会上道及姐姐的高才，并姐姐的芳名，断肠教主甚是欢喜。又知是会中人，因命妾将断肠题目十个，送与姐姐题咏。姐姐快些题了，待妾好送入断肠册去。”翠翘道：“这断肠教主在那里，可容我去参见吗？”那女子道：“姐姐此时不必细问，他日自明。”因取出十个题目递与翠翘。翠翘接了一看，却是《惜多才》、《怜薄命》、《悲岐路》、《忆故人》、《念奴娇》、《哀青春》、《嗟塞遇》、《苦零落》、《梦故园》、《哭相思》十样。翠翘道：“真好题目，待我题去。倘能在断肠册上挣得一个状头，也不负我王翠翘平生才调。”因滴露研墨，舒纸展毫，笔不少停，裁成回文十首。词云：

惜多才

惜多才，鸳箋不忍裁。合欢年年为人谱，自身只把相思捱。相思捱，惜多才。

怜薄命

怜薄命，夜夜成孤另。全屋常闻贮阿娇，偏咱一面难侥幸。难侥幸，怜薄命。

悲岐路

悲岐路，羊肠苦难度。路艰未若奴心艰，一折差时千折误。千折误，悲岐路。

忆故人

忆故人，眼见白头新。何曾昔宿云霄上，认得平生车笠真。车笠真，忆故人。

念奴娇

念奴娇，对镜顿魂消。我见犹然频叹息，怎教红粉不相嘲。不相嘲，念奴娇。

哀青春

哀青春，娇花似美人。正是上林春色好，愿祈风雨润花神。润花神，哀青春。

嗟塞遇

嗟塞遇，好梦都醒去。非是逢人便乞怜，只因不识朱门路。朱门路，嗟塞遇。

苦零落

苦零落，一身无处着，落花辞树自东西，孤燕失巢绕帘幕。绕帘幕，苦零落。

梦故园

梦故园，归魂谁肯援。松菊旧庐都不识，自动芳草默无言。默无言，梦故园。

哭相思

哭相思，哽咽已多时。心痛有声吞不住，情深放吐忽伤悲。忽伤悲，哭相思。

翠翘题毕，递与那女子道：“幸不辱命。”那女子接了一看，道：“好词，好词。字字含心恨，声声损玉神，外若不假思索，内实呕出心肝矣。人在断肠册中，应为第一。孝主候久，妾身要去了。”翠翘道：“既承垂盼，定有情缘。忽尔言旋，情缘又安在？况今此一别，未识何时再会。苟非无情，将何遣此？”那女子道：“姐姐情深，

妾怀不薄，钱塘江上定来相晤。”言毕抽身往外就走。翠翘要赶去留他，忽被风敲铁马，铮的一声惊醒，却是一梦。只见月明如昼，花影参差，正是三更时分。翠翘惊讶不已，定定神，回想梦中那些诗词说话，句句分明，只不解那女子是谁，反复沉吟，顿然大悟道：“是了，那女子说住在流水桥边，我日间在刘淡仙墓上见一湾流水，半扇小桥，不消说是他的精灵也。以我题词，揆彼言语，我是个断肠部中人无疑了。红颜无主，白面缘悭。金生金生，怕我和你无缘也。”又想道：“他曾说一句钱塘江上，此身尚不知如何结局，怎么妄生他想。”不觉吊下泪来。

王妈妈见女儿不去睡，不知他因甚事，拿了灯盏上楼来。看见翠翘不言不语，半醒半梦，清汪汪两泪交流。妈妈吃了一惊，恐他着魔，忙说道：“翠翘儿，夜深人静怎不去睡，却呆坐在此？”翠翘半晌无言，但凝眸熟视。忽一声长叹道：“娘，你女儿没甚好结果了。”妈妈道：“我儿，好端端怎说这不祥邪话？”翠翘道：“倒不是邪话儿，因玩月神倦，隐几少息，梦见一女子自称是断肠教主那里来的，叫女孩儿题断肠吟十首，临行又说钱塘江上再会。我想女子之嫁，不出乡里。钱塘乃是越地，相隔不啻数千里。他乃断肠会上之人，与我相会有甚好处，莫不你女儿也是断肠部中人也？”言讫，神情恍惚，泪流满脸。妈妈宽慰道：“痴儿，梦随心生，心随念起。你兄弟说你日间在那刘淡仙墓上十分留连，故睡着有这样梦，那里作得准。我扶你去睡了吧。”方扶之而去。正是：

性苦味方苦，思深愁始深，
猿声在何处，先有断肠心。

按下翠翘情痴不提。且说金重自见二

女回家，经史懒观，茶饭少进，终朝痴坐，彻夜无眠，只思想与二翠一面，再无计策。这一日忽然想道：“似这样天各一方，虽有机缘，何能凑巧？须到他左右前后，觅得一所房子，只说要做书房，住下打探，或者天可见怜，有些消息，便可图矣。”算计定了，因央人千方百计在王氏宅后，觅庄衡揽翠园一所。金生得知大喜道：“园名是揽翠，则二翠之事不卜可谐矣。”遂忙忙立刻收拾到园，只见那园中：

怪石嵯峨，古松森秀，奇花烂漫，
瑶草芳菲。牡丹亭紧对蔷薇架，金线柳低挂碧桃花。流觴曲水，不减兰亭；
修竹茂林，尽堪修禊。中厅三间，名
曰挹青；后楼一座，扁名来凤。轩后假山，势若插天；厅前怪石，形如卧虎。

园中景致虽佳，金生也无心赏玩，只捡贴近王氏的一间阁中住下。每日或仰面观瞻，或垂头思忖，但惆怅于东墙之下。不觉一住月余，只恨不能与二翠一面。欲待放下，却又思想他，转眼送情，侧身寄恨，心不能甘，情不能已。

这日也是愁种合生，信步走到假山上消遣。只见红英半落，绿荫渐成，枝头好鸟引人观看。金生一片痴情，正无所寄，忽见一株碧桃最高枝上斜挂一物，金光灿烂，翠色夺目。金生定睛细看，像似一股金钗，暗惊道：“此非闺阁，安得有此？”因忙取竹杖挑下，再看时，果是一枝点翠的金凤钗儿，制造甚是精巧。暗忖道：“金质翠汝，自是美人宝物，莫非就是他二人的？不知因甚遗落在此，定有人来追寻。今喜落吾手，大有机缘，且收藏好了，再看光景。”因欢欢喜喜在假山下探望。探望了两日，忽见墙头上树荫里，隐隐约约像有个美人窥

看一般。金生心知是了，恐怕失去机会，忙取出金钗拿在手中，在假山前走来走去的卖声道：“好枝凤钗，不知是那家美人失落的，未免追求，要送还他，却又不见有人找寻，无门可入，奈何奈何！”高高说了两遍，忽听得墙头有个女子羞羞涩涩低声说道：“那钗儿是奴家误失的，君子既有此好心，可还了我吧。”金生忙答道：“原来是邻家姐姐之物，理当送还。”因抬头，指望微窥其面可是二翠，不期那女子心灵，早影一影闪在半边，不与你看见，只听得他又低说道：“郎君若肯见还，感激不尽。”金生见他躲躲藏藏，因哄他道：“既是姐姐之物，怎敢不还。只是也要姐姐细看明白，方无差错。”那女子隔着墙又说道：“是一只金凤钗，银脚点翠，上有三颗宝石，九粒珍珠，不消看得。”金生道：“说来果然不差，理该送还，也须面交，便看看何妨？”那女子俄延半晌，没奈何，只得露出半身，打了一个照面。金生看见正是翠翹，不觉喜动眉宇，忙仰面举手，笑嘻嘻说道：“这钗儿原来便是王家姐姐遗失的，我金重是那里的造化，拾得在此，却得借此又见姐姐芳容，真侥幸也。”翠翹已知是金重，也暗暗欢喜，因回说道：“金家哥哥，怎反如此说，还是小妹的造化，恰遇哥哥拾得，肯许见还。这段高义，何以图报。”金生道：“金钗能值得几何，还钗怎算得造化，要姐姐图报，只是小生拾此金钗，一片苦心，要求姐姐见怜。”翠翹道：“小妹失钗，只为贪摘桃花，忽被抓去，何曾有意。就是哥哥捡得，料亦出于偶然，有甚苦心要小妹怜念？”金生道：“正为得铁失铁，同出无心。而因钗得失，忽然会面，岂非天缘。论起来，姐姐闺秀，小生路人，本不当轻言唐突。但恐天缘不再，会面甚难。小生这

一段拾钗苦心，只得要直说了，万望姐姐勿罪。”翠翹道：“拾钗苦心，妹所愿闻，哥哥不妨直说。”金生道：“得罪了。小生虽不才，反侧好逑，不啻性命。久闻姐姐胡琴绝世，恨不能一见仙姿。怎奈缘分浅，依依此情有日矣。前邀天幸，得睹容光，遂令仰慕变作相思。但恨身无彩翼，不能飞傍妆台，费了千思万虑，方能谋居于此，得以痴望东墙。又朝朝夕夕，痴望到今，方能拾此金钗，以见姐姐。由此想来，则拾此钗岂非苦心乎？望姐姐可怜，怎生发付？”翠翹听了不觉两腮通红，半晌不能言语。忽叹道：“哥哥怎如此多情，但妾女子也，虽有怜才之心，怎敢自主。承哥哥至爱，男既未婚，女亦未字，何不图百年谐老计乎？若夫因爱生情，因情失足，则非妾所知，亦非妾所愿也。”金生道：“明谕顿开茅塞。姐姐既许谐老，小生之愿遂矣，何敢复作不肖之念乎！但求一订盟，以慰渴慕。”翠翹道：“郎心如玉，妾意如金，虽不设盟，又谁渝之？”金生道：“盟以申好，又何伤乎？”翠翹道：“郎欲如此，妾安敢强辞，请以异日，今立久恐有人来，还妹钗儿去吧。”金生大喜道：“墙高人矮，不能递钗，我去取件接脚物来。”因回入房中，取银串一双，白银五两，汗巾一帨；又持一小梯，到假山直接墙头，与翠翹对面，献上金钗并礼物道：“微末不腆，聊为贽见。”翠翹满脸通红道：“钗敢领去，厚礼决不敢受。”金生道：“予实表真意，聊何作套辞。”翠翹笑而受之，因以手中金扇、袖内锦帨答之。忽闻人声，两两走散。金生自此心快神怡，回到来凤轩中，书童烹茗消渴。晚来一盏孤灯，千种情思。书也不看，香也不烧，跏坐胡床，模想翠翹丰神。忽一阵西风，吹得窗纸儿淅淅沥沥，有如环佩之声。金生

出神过度，只道美人来也。既觉其非，自笑自喜。

按下金生留连思慕不提，且说翠翘归到阁中，暗想道：“金生好情深也，我王翠翘一腔热血，今日遇知音矣。”仰见雾气当空，天清不染，树声人牖，月影穿窗，感遇金郎，喜而不寐，因成一律，诗云：

女子芳香路，儿家认得真，名花欣顾影，娇鸟怕亲人。自分伴明月，谁思际好春，从天忽有美，人语已终身。
题毕，以素绢书之，欲觅人寄与金生。正是：
全凭尺素传心事，漏泄春光到客台。
不知翠翘怎生寄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两意坚蓝桥有路 通宵乐白璧无瑕

词曰：

冷语怕黄昏，凄凄独闭门，辗转愁无寐，酸辛泪有痕。单衾薄枕，谁共又谁温？任他好事，好事消磨尽。只索挑灯倩影，厮伴香魂。君君，那个承恩？笑从翡翠疏帘出，香在芙蓉小殿焚。

右调《月儿高》

话说翠翘对景怀人，题了一首情诗，要寄与金重，匆匆不得其便。捱了几日，恰好王员外要领带妻女并儿子到至亲人家去上寿，翠翘探知，托病不行。候父母弟妹出门之后，忙收拾下几味佳肴，一壶美酒，先自到后花园来，要寻见金生，致谢前日还钗公案。方上墙头，只见金生早已在那里痴望。一见了翠翘，便连连跃足道：“狠

心人怎不顾盼杀小生也。”翠翘道：“岂不知郎君情切，然妾非狠心，奈父母妹弟形影难离。”金生道：“卿知我苦，虽死甘心，但今日怎敢大胆至此？”翠翘道：“喜今日合家俱去上寿，妾托病不行，故能遂心再晤，以谢前日之惠。”金生连连致谢道：“多承费心，多承费心。”因取梯直上墙头，两人觌面，恍若遇仙，快不可言。翠翔回取出前诗，付与金生道：“一时情见乎词，非敢云诗，望郎略去诗词，见予情之所在可也。”金重看了一遍，惊喜欲狂。再看一遍，不觉津津叹羡道：“姐姐怎有如此才华，真令人快杀。此诗可谓花落无言，人淡如菊，已造绝顶，叫小生鉗结不能替一词。至于一片深情，桃花潭水不足喻也。”翠翘笑道：“诗也未必甚佳，只怕郎君还是爱妾推爱于诗，故如此见赏。这且丢开，还有一事相商。”金生道：“何事？”翠翘道：“妾治一樽，欲与郎君作竟日谈，恨墙高人隔，咫尺一天，如之奈何？”金生大喜道：“芳卿有此美意，何不逾墙而过？书室无人，尽堪浹洽。”翠翘道：“不可，彼此只有一梯，立足攀援，万一有失奈何？我闻此园本是一家，后以假山隔绝，分为二宅。我想幽僻疏略处，定有相通之隙，我与郎君人洞中细察一番，或可穿凿，强似越险多多矣。”金生道：“言之有理，我们就下去寻。”寻到一处，微有小孔，透些亮光，彼此看得见。只有碎石几块，叠断下露。二人因大喜道：“兰桥不远矣。”金生因取个铁如意，在亮处着实一连几勾，浮泥松动，淅沥下响，连草连泥脱将下来。早露出一个大缺来，可以屈身而过。金生等不得，才钻了过来，就去偎抱翠翘。翠翘拒之道：“六礼未成，怎便作此轻狂之态！郎若如此，妾不敢复见矣。”金生道：“业已蒙许为夫妇

矣，此夫妇所不免，何轻狂之有？芳卿既诺之，又拒之，莫非心变？”翠翘道：“非变也，有说焉。妾思男女悦慕，室家之大愿也，未必便伤名教。只恨始因情重，误顺良人，及至联姻，已非处子。想将来无限深情，反出一场大丑，往往有之。此固女子不能自爱，一开男儿疑薄之门，虽悔何及！崔、张佳偶也，使其始莺娘有投梭之拒，则其后张生断无弃掷之悲。正其始，自能正其终。惜莺娘轻身以媚张生，张生身虽避之，心实薄之矣。人见生之弃莺，在游京之日，而不知实起于抱衾之时。再来相访，欲免羞郎之悲，乌可得乎！卓氏私奔，难免白头之叹。西子归越，且遭沉溺之悲。此实女子有以自取之，与良人无与也。愿郎以终身为图，妾以正戒自守，两两吹箫度曲，翫月联诗，极才子佳人情致，而不墮淫妇奸夫恶派。前人不必有其迹，后人不必效其尤，则吾二人独踞一席，作万古名教风流榜样，岂非极可传可法之盛事乎！”金生感叹道：“久慕乍逢，岂不思窃取芳香。今闻正教，只觉桑濮化作河洲，钻窺皆成反侧，令人不敢生爱而生敬，虽说多情而无愧也。今既承说明，断不敢复萌邪念。可同到敝馆，畅叙片时。”翠翘道：“既要去，待妾携了酒来，与郎君作扑蝶会。”金生道：“极妙，但须快来。”翠翘点首而去。

须臾，掣一壶一盒而来，金生接着，同翠翘逾过缺来。翠翘问：“可有馆童？”金生道：“自见芳卿，悉遣去矣。”遂同入来凤轩。翟翫见左图右史，壁剑床琴，甚是清楚。因说道：“好个潇洒书斋也。”金生道：“独不念闷杀读书客么？”翠翫道：“如今也可不闷了。”金生道：“还有一些儿，若得闷怀开，除非丹桂伴嫦娥。”翠翫道：

“丹桂身是郎君分内事，嫦娥天边，岂易得也。”金生道：“吾实指活嫦娥，岂妄作天边虚想。”翠翫道：“嫦娥吾安敢比，但冰心玉洁，似不相让耳。”金生道：“待我借花献佛，斟一杯，问嫦娥可曾裁就绿罗衣？”因递与翠翫，翠翫接饮道：“荷衣已就，惟待时奉君也。”饮毕，也满斟一觞。金生道：“权以此酒当奴巾栉。”金生双手接了道：“承赐琼浆，愿卿同寿。”对饮甚欢。金生因出素所题咏，请教翠翫。翠翫看了道：“锦心绣口，自是一代名儒，不知奴家可有福消受否？”金生道：“我与卿已定盟矣，何又作此冷语，莫非又有别疑乎？若有贰心，狗彘不食吾余。”翠翫道：“妾非疑郎，记妾幼时曾遇一相士，他道妾一代才情，千秋薄命，纵有平吴之功，不免西江之恨。前日踏青回来，又梦刘淡仙叫我题断肠十咏。这等梦兆，恐未能招郎君恁般夫婿也。”言毕泪下。金生沥酒誓道：“我金重若不得王翠翫为妻，有如此酒。”翠翫忙收泪道：“妾过矣，今日与君乍会，怎就谈断肠事！”乃洗盏更酌，传斝飞觞，甚觉快乐。忽见壁上一幅山居图，末有标题。翠翫道：“此画甚佳，何无题咏。”金生道：“此小生新做米家笔意，尚未标目。芳卿有兴趣，为我增色何如？”翠翫酒浓情快，诗兴勃然，遂不辞道：“既是郎君所作，妾安敢藏拙。”因挥笔便题，诗曰：

面面溪山缭绕，村村花木蒙丛。
人在渊明记里，家居摩诘图中。

翠翫题完，金生欣赏道：“写作俱工，不减卫夫人。何物天工，产此异品，真令小生爱死乐死也。尚有小阳春图，自谓奇绝，亦未标目，并求珠玉。”翠翫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金生道：“多多益善，再何伤耶？”翠翫笑而从之。展开那图，见